

前言 六叔的畫



劉震寫完這部小說，回過頭來，我想說一說寫這部小說的初衷。

為了六叔，為了六叔的畫。

六叔曾在延津縣豫劇團拉弦子。因在家中排行老六，他年輕時，人稱小六，或六哥；上了年紀，後輩稱他六叔。我八歲那年，延津縣豫劇團招收學員，我也曾去考過。上台剛唱了兩句，就被團長轟下了台。天才呀，殺雞一樣，想學這麼難聽的嗓門都難，團長說。當時我媽在縣城東街副食品門市部賣醬油，六叔去打醬油時對我媽說，劉姐，你家孩子上台時，我盡力了，弦子的調，定得最低。我媽說，爛泥扶不上牆。六叔在劇團除了拉弦，也畫佈景。

後來各家買了電視機，無人看戲了，劇團便解散了，六叔去了縣國營機械廠當翻砂工；後來機械廠倒閉了，又去縣棉紡廠當機修工。上班之餘，六叔再沒摸過弦子，倒是拾起當年畫佈景的手藝，在家中作畫。春節之前，也寫春聯，拿到集市上賣，補貼家用。

一年中秋節，我回延津探親，在街上碰到六叔，說起當年

我報考劇團的事，六叔說，幸虧當年沒考上，不然現在也失業了。兩人笑了。六叔問，聽說你現在寫小說？我說，叔，誤入歧途。又問他，聽說你現在畫畫？六叔說，你嬸天天罵我，說我神經病。又說，神經就神經吧，沒個抓撓消磨時間，心裏就煩悶死了。我說，可不，寫小說也是這樣，就是為了解個煩悶，不是什麼經天緯地的大事。兩人又笑了。後來我送他幾本我寫的小說，他邀我去他家看畫。久而久之，成了習慣，每年或清明，或端午，或中秋，或春節，我回老家探親，都去六叔家看畫。他斷斷續續畫，我跟着斷斷續續看。六叔主要是畫延津，但跟眼前的延津不一樣。延津不在黃河邊，他畫中的延津縣城，面臨黃河，黃河水波浪滔天；岸邊有一渡口。延津是平原，境內無山，他畫出的延津縣城，背靠巍峨的大山，山後邊還是山；山頂上，還有常年不化的積雪。有一年端午節，見他畫中，月光之下，一個俊美的少女笑得前仰後合，身邊是一棵柿子樹，樹上掛滿了燈籠一樣的紅柿子，我便問，這人是誰？六叔說，一個誤入延津的仙女。我問，她在笑啥？六叔說，去人夢裏聽笑話，給樂的。又說，誰讓咱延津人愛說笑話呢？又見一幅畫中，畫着一群男女的人頭，聚在一起，張着大嘴在笑。另一幅畫中恰恰相反，一群人頭，面目嚴肅，閉着眼睛。大笑的我能理解，延津人愛說笑話，閉着眼睛嚴肅又為那般？我問六叔。六叔說，被笑話壓死的。又說，有喜歡笑話的，就有喜歡嚴肅的，或者說，被嚴肅壓死了。另有一幅畫中，是個飯館，一人躺在桌下，眾人圍攏一圈，桌上殘羹剩汁，其中一

隻盤子裏，就剩一個魚頭，魚頭在笑。地上這人怎麼了？我問。六叔說，他正在吃魚，旁桌的人說了一個笑話，他一笑，被魚刺卡死了，或者，被笑話卡死了。我看畫的名字是：公共場所，莫談笑話。我說，六叔，你夠後現代呀。六叔搖搖頭，這些名詞我也不懂，就是隨心畫開去。我說，隨心畫開去，是個境界呀。六叔搖頭：詞不達意，詞不達意。這天六嬸在旁邊。六嬸年輕的時候也在劇團唱戲，唱刀馬旦；劇團解散後，去縣糖果廠包糖紙。六嬸插話說，既然想畫畫，咋不畫些有用的？六叔問，啥叫有用？六嬸說，畫些花開富貴，畫些喜鵲登枝，畫些丹鳳朝陽，哪怕畫些門神，像春聯一樣，也能拿到集上賣去。又說，筆墨紙硯，各種顏料，你可花出去不少錢。六叔沒應六嬸，我也沒居中解釋。這事解釋也解釋不清楚。一年端午節，又見一幅畫中，一個女子在黃河上空起舞，如仙女飛天，如嫦娥奔月。我問，這女子是誰？這天六嬸沒在旁邊，六叔說，一個鬼魂。我問，誰呀？六叔低聲說，過去也在劇團唱戲，與叔，也算個紅塵知己，後來嫁了別人，後來因為一把韭菜上吊了，前些天來我夢中，就是這麼在河上跳舞。又說，跳哇跳哇。又悄聲說，別告訴你六嬸。一年中秋節，又見一幅畫中，一個男人肚子裏，裝着一個女人，在上火車。我指着肚子裏那女人，誰呀？六叔說，也是一個鬼魂。我問，為啥跑到別人肚子裏去了？六叔說，附到別人身上，是為了千里尋親人呀。一年清明節，又見一幅畫中，六叔畫出的地獄，眾小鬼，有正在被割鼻子的，有正在被剝眼睛的，有正在被鋸成兩半

的，有正在被架到火上烤的，有正在被扔到刀山上的，隔着畫，我都能聽到鬼哭狼嚎，卻見畫中的閻羅在笑。我問，這麼血腥的場面，閻羅為啥笑？六叔說，一個小鬼，臨死之前，說了一個笑話，閻羅問，你是延津人吧？聽六叔這麼說，我也搖頭笑了。六叔又說，總體上說，延津還是以笑為主。又見一幅畫中，一個道婆模樣的人，嘴裏唸唸有詞，正在用鋼針，把一些用紙疊成的小人往木板上釘，畫名是：無冤無仇。我問，無冤無仇，釘人家幹嗎？六叔說，是個職業。我明白了，背上起了一層冷汗。六叔也畫日常生活中的人，如北關正賣羊湯的吳大嘴，西關正鹵豬蹄的老朱，東街正在算命的瞎子老董，還有正在十字街頭掃大街的郭寶臣等等。這時筆法又非常寫實，還原成素描。六叔指着吳大嘴，整個延津縣，羊湯數他熬得好，可惜剛過四十就死了。又說，吃得太胖了。又說，整天不苟言笑，滿腹心事，還是被心事壓死了。六叔指着算命的老董，這個老董，胡說了一輩子。又說，有眼人解決不了的難題，只能找瞎子了；又說，正經解決不了的問題，只能找胡說了。指着郭寶臣，老郭這輩子是個掃大街的，老董說，他上輩子卻是個總理大臣，上輩子殺人如麻，這輩子把自個兒打掃打掃。又說，老郭一腦子糲糊，他的兒子，卻去英國留學了，這就叫負負為正。六叔也畫過一幅兩米見方的大畫，也是素描，畫中，全是當年劇團的同事，在畫中各具神態。六叔指着畫中的人，這人叫陳長傑，劇團解散之後，他老婆喝農藥死了，他就去了武漢，在武漢機務段當司爐；這是孫小寶，當年唱丑生的，後

來去了大慶，在大慶油田當鑽井工；又指着圖中一個四五歲的小孩，這是陳長傑的兒子，叫明亮，小的時候，天天在後台玩，長大之後，因為說不出口的原因，從延津去了西安。又指着畫中一個女的，悄聲對我說，她，就是在黃河上跳舞的人。我會意，這就是六叔當年的紅塵知己。湊上去細看，說，果然漂亮。六叔說，往事不堪回首。又說，這畫上的人，有七八個已經沒了。又說，畫這幅畫的時候，把許多人都忘了，沒畫上去。這年春節，又見一幅畫中，一個孩子沿着鐵路奔跑，天上飄着一隻風箏，身後跟着一頭老牛。我問，這個孩子，咋跑在鐵路上？六叔說，他把火車坐反了。我看這幅畫的名字就叫“坐反”。我說，這孩子，也太大意了。六叔說，在生活中，我們把車坐反的事還少嗎？我明白了，點點頭。六叔還畫過一幅十米的長卷，如《清明上河圖》一般，也是工筆素描，畫的卻是延津渡口的集市，但畫上的人，穿的全是宋朝人的服裝；黃河波濤洶湧；岸邊柳樹下，有吹橫笛的，有拉弦子的；河中有漁夫站在船頭打魚，網上來的，不是黃河鯉魚，也不是草魚、鯽魚或胖頭魚，而是一條美人魚；推車的，挑擔的，趕牲口的，熙熙攘攘，走在渡口的橋上；橋下一家店舖的門頭上，掛着一幅匾，上書“一日三秋”四個字。我指着這匾說，六叔，店家的門匾，無這麼題字的，都是“生意興隆”或“財源茂盛”。六叔笑了，那天喝醉了，把門匾地方留小了，放不下“生意興隆”或“財源茂盛”這麼稠的字，只能“一日三秋”了，“一日三秋”筆畫少。六叔還工筆畫過一些動物，如狗，如貓，如狐狸，如

黃鼠狼，各具神態；其中一隻猴子，身子靠在渡口柳樹上，雙手抱着肚子睡着了，脖子上套着鐵環，鐵環上拴着鐵鏈，鐵鏈拴在柳樹上，餘出的鐵鏈，耷拉在牠身上；頭上和身上佈滿一條條傷痕，還沒結痂。我問，看牠屁股和腳掌上磨出的繭子，有銅錢那麼厚，怕是歲數不小了吧？六叔說，這是我的自畫像。我指着猴子頭上和身上的傷痕，咋還挨打了？六叔說，把式玩不動了，不想玩了，可玩猴的人不幹呀，牠可不就挨打了。

前年中秋節回去，聽說六嬸得了憂鬱症。去六叔家看畫，發現果不其然。別人得了憂鬱症是不愛說話，六嬸是滔滔不絕，說盡她平生的不如意事；不如意事的樁樁件件，都與六叔有關。六叔低頭不說話，只是指着畫，看畫。滔滔不絕之中，我哪裏還有心思看畫？隨便看了兩三張，便說中午家裏有客，走出六叔的家。

去年春節回去，聽說六叔死了，心肌梗死。已經死了一個多月。去六叔家看望，六叔成了牆上一張照片。與六嬸聊起六叔，六嬸說，那天早上，六叔正在喝胡辣湯，頭一歪就斷氣了，接着開始敘說，如何把六叔拉到醫院搶救，也沒搶救過來，臨死連句話也沒留，接着如何通知親朋好友，料理六叔的喪事等等；聽六嬸說起這些話的速度和熟練程度，像唱戲背台詞一樣，便知道這些話她已經對人說過無數遍了。我突然想起一件事，打斷六嬸的話：

“六叔的畫呢？”

“他死那天，當燒紙燒了。”

我愣在那裏：“那麼好的畫，怎麼燒了呢？”

“那些破玩意兒，畫些有的沒的，除了他喜歡，沒人喜歡。”

“嬸，我就喜歡。”

六嬸拍了一下巴掌：“把你忘了，早想起來，就給你留着了。”

又說：“人死不能復生，紙燒成了灰，也找不回來了，也只能這樣了。”

也只能這樣了。六叔的畫的灰燼，如今不知飄到哪裏去了。當天夜裏，我夢到了六叔，延津渡口，漫天大雪，岸邊，六叔白衣長衫，扭着身段，似在唱戲，漫天飛舞的大雪，又變成了漫天他的畫，他對我攤着手在唱：“奈何，奈何？”“咋辦，咋辦？”醒來，我再睡不着。一個月後，我下定一個決心，決心把六叔化為灰燼的畫重新拾起來；我不會畫畫，但我可以把六叔不同的畫面連接起來，寫成一部小說。或者，不能再見六叔的畫，只好寫了這部小說，以紀念我和六叔的過往，以留下六叔畫中的延津。

但是，真到做起來，把畫作改成小說，並不容易。一幅一幅的畫，是生活的一個個片段，其間並無關聯，小說必須有連貫的人物和故事；還有，六叔有些畫作屬後現代，人和環境變形、誇張，穿越生死，神神鬼鬼，有些畫作又非常寫實，畫的是日常生活的常態，是日常生活中人的常態，是日常生活日復一日的延續；二者之間，風格並不統一；畫是一幅一幅的，可以這麼做，而一部小說描寫手法和文字風格必須統一。我寫了

第一部分

花二娘

兩章之後，曾想放棄，但又想到，我本一介書生，手無縛雞之力，不過用寫作給人解個煩悶，心裏曾默許六叔，要用自己的一點技能，把朋友已經被人忘卻的情感和心事撿起來，不能重諾輕信，半途而廢，還是勉為其難地做了下來。

在寫作中，我力圖把畫中出現的後現代、變形、誇張、穿越生死、神神鬼鬼和日常生活的描摹協調好；以日常生活為基調，把變形、誇張、穿越生死和神神鬼鬼當作鋪襯和火鍋的底料；大部分章節，以日常生活為主，有些章節，出現些神神鬼鬼的後現代，博人一笑，想讀者也不會認真；在主要人物的選擇上，我從兩米見方的劇團人物群像素描中，挑出幾個人，讓其貫穿小說的始終；當然女主角之一，少不了六叔的紅塵知己；所以這麼做，是考慮這些人物離六叔更近。這些人物中，又以離開延津的人為主，因為只有離開延津的人，才能更知道延津；而六叔的畫作，一直畫的是延津；這是小說和繪畫的區別；這方面跑出了畫外，請六叔不要怪罪。同時，把場面拉開，也是給小說的輾轉騰挪騰出空間。還有，因六叔的畫作已經灰飛煙滅，對六叔畫作本身，也都是對過去的記憶，對記憶中的六叔的畫的記憶，僅重現畫中的情形，也難免差之毫厘，謬以千里，難以回到六叔畫中的境界；如果畫虎不成反類犬，也請六叔不要怪罪。總而言之，該小說中，有忠於六叔的地方，有背叛六叔的地方，這是我開始寫起時沒有想到的。但赤子之心，天地可鑒。六叔說過，延津還是以笑為主，就當也是個玩笑吧。

謝謝每一位讀了這本書的朋友。我也代六叔謝謝大家。

